



■ 鄺時洲
■ 陳利國
圖文

不敢跟你說



載 台灣時報
77.2.29

離教室還有好幾公尺，黃老師就聽到自己班上學生鬧烘烘的吵雜聲，尤其那個陳永達，聲調又高又尖銳。

他往教室門口一站，聲音像刀砍一樣，刷的沒有了。

他板著臉，冷冷的表情，跨上講台，往教室裏五十幾張面孔一瞪。

「已經打過上課鐘，知道嗎？」

看幾個學生的頭低了下去，他接著說：「你們已經是五年級的學生，應該懂點事了，在吵什麼呢？」

「老師！」他這班的班長舉手站了起來，「我管他們，他們都不聽，還罵我是臭女生！」

黃老師盯著班長清秀的面孔，氣又提昇了一層。「是哪一個？站起來！」

「陳永達！」

「我沒有！我沒有！」一個男生強辯著。

「站起來！」

黃老師提高了聲音，他看著站起來已超過他肩頭的陳永達，小平頭，四四方方的臉龐，粗眉毛、大眼睛。怒氣沖沖的走過去，指著他微挺的鼻樑說：

「沒有嗎？我老遠就聽到你的聲音，又吼又叫的什麼太空爭霸戰！我是魔星一號！」

陳永達的臉瞬間脹得通紅，眼睛卻斜白了班長一眼，那神情，彷彿在說：都是你害的。

黃老師踱回了講桌前。「老師一再說，上課鐘一響，大家就應該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靜的等老師來。看這一耽誤，已經過了十分鐘，現在把國語課本拿出來，翻到第十一課！」

一陣窸窣窸窣的聲音，立刻在教室中傳開來。

「班長上來抄生字，噢……」他一眼瞥見陳永達的桌面空空的。「陳永達，你的書呢？」

「我，忘了帶來！」

聲音雖然很低，仍然清楚的灌進黃老師耳膜。

「我看不是吧！大概留在太空船上了！」

黃老師的話引起全班一陣哄笑，連他自己也覺得好笑得很，拉緊的眉頭，也鬆開了。

「坐下，和隔壁的同學一起看，下課到老師這裏來，我們好好談一談！」

時間在新的一課教授中，很快地滑了過去，生字剛解釋完，下課鐘就響了。

「下課！」他喊了一聲，拍拍手掌的粉筆屑，在凌亂而不大聲的「謝謝老師」後，回了一個禮。

教室裏立刻沸騰起來，學生的喊叫已經成了理所當然，有的更像箭似的直飛向操場。

「老師！」

他抬起頭，是陳永達。「來！」

他在教室一角的椅子上坐下。「告訴老師，昨天幾點鐘睡的覺？」

「九點。」

「九點嗎？」他盯著陳永達的臉。「有沒有整理書包？」

「我……有……」

「陳永達，講話不誠實，有整理書包，課本會忘了帶？是不是又看卡通片的錄影帶？看到很晚才睡覺？」

「我……」陳永達低下頭默認了。

「老師知道你父母做生意忙，不太管你，但是你自己也要自動自發一點……」

黃老師一邊講著道理，一邊想起上次的教學會議，他所看到的陳永達父母。

那是一對滿臉掛著和氣與笑容的夫婦，一看到孩子的老師，就猛哈腰、鞠躬。

「陳永達拜託老師了，我們做生意忙，沒時間管他，拜託，拜託！」

「老師！」

黃老師猛的驚醒，楞楞的看著陳永達。「嗯？」

「我可不可以走了？」

「唔。」看著陳永達的身子竄出教室，他不知道剛才講了半天，陳永達究竟聽進去了多少。

吃中午飯時，黃老師每吃一口飯，就抬頭看看班上的學生。學校還沒開辦營養午餐，所以學生都帶飯盒。

他常常告訴學生，飯盒裏的一粒米、一根菜，都是父母辛苦工作的血汗賺來的，一定要吃完，絕不能浪費，更何況許多媽媽爲了設計子女的飯盒，用了許多心血。

可是，學生並不這麼想，遇有不喜歡吃的飯菜，就留下不肯吃了。

所以，黃老師硬性規定，每一個學生吃完飯盒後，必須拿給他檢查。

可是，偏有幾個投機取巧的學生，趁他不注意，混了過去，不把飯吃完。

「嗯……」他剛檢查完一個女生的飯盒，點頭通過。一眼看見陳永達快速的把飯盒塞進書包裏。

「陳永達，」他叫了一聲。「飯盒拿來！」

「老師，我吃飽了！」

「拿來！」這個學生是怎麼回事？剛剛才告誡過他，黃老師有點生氣的瞪著他。

飯盒打開，飯菜只吃了大約三分之一。「爲什麼不吃完？」

「我……吃不下！」

「老師，陳永達剛才下課有去福利社買東西吃！」有學生在告他的狀。

「才沒有！」

「住嘴！」黃老師一拍桌子。「回去把飯盒吃乾淨！不許留下半粒飯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回去站著吃！」

陳永達寬厚的嘴唇蠕動了一下，想講什麼？又住了嘴，慢慢的走向自己的座位。

不久，午間休息的鐘聲響了，全班同學都吃完飯盒，只剩下陳永達，像數珍珠似的，一

粒飯一粒飯的往嘴裏面塞。黃老師沒好氣的說：「不吃完不准休息。」

黃老師趴在桌面上，隨著教室中的靜聲，逐漸閣上眼睛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黃老師聽到有人呼喚他，他迷糊的抬起頭，看見陳永達拿著空飯盒站在面前，他揮揮手。「好啦！」

整個下午都是科任課，黃老師再看到陳永達，已經是放學時間了。

他出奇的安靜，臉色不太好，看見黃老師的眼光，立刻躲過。黃老師笑了一笑，也沒在意。

第二天早上，黃老師跨進教室時，發現陳永達的座位空空的，他奇怪的問：

「陳永達怎麼沒有來？」

班上的學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沒有人回答老師的問題，顯然都不知道了。

升旗典禮時，黃老師抽空到辦公室，打了一個電話到陳永達家，電話響了很久，可是都沒有人接。

黃老師有些納悶，就算陳永達逃課，他父母總該接電話呀！難道出了什麼事？

剛放下電話，校長室的另一只電話響了起來。校長在主持朝會，黃老師進去接了電話。「喂！」

電話是陳永達的父親打來的，知道就是黃老師接的電話，立刻以焦急的口吻告訴他，陳永達發高燒，正住在醫院裏打點滴。

黃老師吃了一驚，忙問發生了什麼事？

原來陳永達昨天人就不舒服，放學回家，飯也沒吃就睡了，等他父母做完生意回來，陳永達已經發燒到四十二度，口中喃喃囈語，人已昏迷不醒。

送到醫院，發現陳永達的扁桃腺已經化膿，腫得好厲害，醫生吩咐立刻辦理住院。

「老師，對不起，陳永達今天不能到學校上課了。」

放下電話，黃老師心裏亂糟糟的，耳畔仍留著陳永達父母的焦慮，那種慌亂已影響了他上課的情緒，一天都想著陳永達的病，掛念著陳永達的健康。

陳永達昨天喉嚨一定很不舒服了，他吃不下飯，而他却仍逼他吃。他為什麼不說呢？不告訴老師呢？

黃老師越來越內疚，他知道就算陳永達說了，他未必相信他，就因為這個學生平時太調皮、搗蛋了。

放學後，黃老師買了些水果，趕到醫院去看陳永達，走進病房，就看見陳永達虛弱的躺在病床上，他父母迎了上來。「老師，不敢當，還麻煩您來！」

黃老師點點頭，在病床邊坐了下來，伸手握住陳永達的手。「好些了嗎？」

陳永達點點頭，臉色蒼白，完全失去了平時的活潑好動。

他媽媽說：「幸好已經退燒了。哎喲！昨天晚上真把我嚇死了！」

「昨天不舒服，為什麼不告訴老師呢？」黃老師輕輕的問。

「我……不敢。」

黃老師走出醫院大門，陳永達的那句「我不敢」一直映在他的腦海。他知道陳永達的病不能怪他，但是學生身體不舒服不敢跟他講，顯然是他對學生的態度有問題，無法獲得信任，這是他的失敗。

望著十字路上來來往往的人潮和車輛，他告訴自己，他要在這次失敗中，理出一個經驗。他希望以後每個學生信任他、肯定他、凡事都肯告訴他。

（作者：國語日報高市語文中心教務處副主任）